

拜谒冯惟敏纪念馆

□马玉顺

冶源老龙湾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之所以喜欢，一大半因素是冯惟敏，这里有冯惟敏营建的“即江南”，今谓之“江南亭”；有冯惟敏天徜徉的竹林，有他观赏戏曲表演的戏楼，有他修造攀登的“上天梯”，有他嬉戏游玩的大片水域，当年的他貌似优哉游哉，却忧国忧民，留下彪炳史册的大量诗词、散曲。

在临朐的历史长河中，唯有冯惟敏能跻身《中国文学史》。虽然他九次会试落第，未能获得进士头衔，但他的文学成就让许多进士自惭形秽。缘何出现这种情况，被誉为“有明一代最有生气、最有魄力之作”的《海浮山堂词稿》就是证明，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有风骨、有气节、有底线。他秉承传统知识分子的傲骨，不与同僚同流合污，不随俗世逐流，不失直臣之志识，不乏悲天悯人的家国情怀，而后者则是最重要的。

冯惟敏以洒脱、率真、清新的文字抒写龙湾之美、人生之乐，涉笔成趣，佳句连连。“家住翠竹丛中，人在白云深处；江南亭内，半床图画半床书；白天看珍珠乱撒，一片琉璃；夜晚观明月当头，清风入座……”即是其中一例。

冯惟敏作品中，更多的是闪耀批判色彩、充盈思想光芒的佳构。在《阅世》中，他讽刺那些表里不一、嗜钱如命的贪官污吏“外貌清廉，生来只爱钱，好一似鹭鸶儿毛色鲜”，实际上“包藏吞噬心，两脚忙如箭，零碎鱼儿嘴里吐”；在《解官至舍》中，他揭露官场“老妖精爱钱，小猢猻弄权……扭曲为直，胡褒乱贬”，直言不讳，痛快淋漓。

临朐冯氏一门十进士。举人身份的冯惟敏，仅仅做过涑水令、镇江府学教授、保定府通判，以后未再出仕。他留下的家训振聋发聩：“一毫不染是根基，毕竟须思未仕时。但有微官

叨奉养，总然薄禄胜盐齏。俸薪以外皆贪墨，门第无私即政规。家世相传清白吏，一毫不染是根基。”

在冯惟敏创作的散曲作品《醉太平四首·家训》中，有“休舍命贪饕”“别人肉贴不到腮颊上，爱便宜见放着傍州样”等警句，告诫亲属为人做官要清廉自守、洁身自好。

这几年，我系统阅读过《冯惟敏年谱》《冯惟敏轶事》《冯惟敏传》，对冯惟敏的事迹有较多了解，但文字之约总有隔靴搔痒之感，近日，应邀赴冯惟敏纪念馆游览，聆听冯氏文化促进会会长冯玉文先生解说，我才深入理解了冯惟敏。

冯惟敏纪念馆2017年由原玉衡楼改建而成，占地面积1315平方米，建筑面积约700平方米，由门厅、中厅、后厅、偏厅、戏台和边廊组成，两进院落，明式江南建筑风格，主要有玉衡楼、书斋、戏台、码头等，西侧紧邻竹林，东侧为龙湾文化走廊。大门楹联“飞电流云绝潇洒，名章俊笔纷交衡”，分别集自宋蔡肇和苏东坡诗，清代文华殿大学士冯溥题书；二道门楹联“骈邑冯门十进士，明朝散曲第一人”，为冯益汉撰书。

整个纪念馆古色古香，展陈丰富，图文并茂。书斋展有冯惟敏半身铜像、清代《冶园图》（复制品）、《冯惟敏年谱》等；玉衡楼一楼前厅第一部分介绍冯裕、冯惟建、冯惟重、冯惟敏和冯惟讷的生平事迹；后厅展示冯氏家族廉洁故事及家风家训，特别是冯裕“三无负”家训和冯惟敏“笔戮贪腐，严惩奸恶”等廉洁故事；二楼陈列着“北海世家”的文物、散曲书籍、文学丛书、部

分书法作品等，体现冯氏文学成就，反映明清冯氏世家在文学领域的奕奕风采。

2022年，冯惟敏纪念馆被临朐县纪委监委确立为临朐县廉洁家风文化教育基地；2023年，被中华诗词学会认定为“冯惟敏散曲创作研究传承示范基地”，成为中华诗词学会第一个创作研究传承示范基地，也是山东省第一个“国字号”散曲基地。

参观冯惟敏纪念馆，我慢下脚步，仔细品味，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旅行，也是一次追忆古代文学大家的洗礼，在清幽风雅的氛围中，懈怠多时的身体苏醒了，蒙尘已久的心灵澄澈了，阔步前行的勇气回归了。

我家老宅门前，曾有一株古槐，究竟多大岁数，父亲不知道，爷爷说不清，爷爷的爷爷或许知晓。

这株古槐饱经沧桑，如盖的树冠枝繁叶茂，宛如一把高擎的绿色巨伞。白天，为村人掩蔽烈日，挡风遮雨；夜晚，树下常坐满纳凉的街坊邻居，在明净如水的温柔月光下，在沙沙作响的风吹槐叶声中，他们有讲不完的故事。

1980年春，不经意间，古槐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改革开放后，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俺村作为镇政府驻地，原来的土路大街要改造为柏油路，势在必行。本来是临街而立的古槐，大街拓宽三分之一后就站在了马路上，妨碍交通，难以保留。生机勃勃的古槐要被伐倒，我们全家及周围的街坊邻居十分不舍和惋惜。但是，大家都明白这个理：要致富，先修路。牺牲一棵树，方便众乡亲，值！

放倒百岁古槐，谈何容易！众人搭梯上树，用锯子割断、斧头砍断茂盛的枝杈。在“吱吱”“咔嚓”声里，我仿佛听到古槐低沉的呜咽。当剩下光秃秃的树干立在那时，动用了链轨车，人力加机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古槐挣脱了它异常发达的根系，轰然倒地。

倒地后的古槐很占地，父亲请人用车将它拉到镇上的农修厂，准备用电锯切割成板材。刚开始切割时，师傅听到异响，急忙停下，把树干调整了位置，再度切割，割着割着，突然一声脆响，伴随着火星飞溅，锯齿瞬间打落，马达戛然而止，损坏了一根大锯条。原来是一根大铁钉，铁钉足有拇指粗、十几厘米长，深深扎到树干中，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推测铁钉原先是露在树皮外的，随着树长，它也慢慢地“长”进了树干。

哪来的大铁钉？一头雾水的父亲连连向师傅道歉，将树拉回了家。

当父亲与街坊邻居说起这件蹊跷事时，有知情长者道出了原委。

那年盛夏，骄阳炙烤着大地。村里突然闯进一哨人马，到处劫掠钱粮，扰民害民。听说来的是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地方游杂武装。

为首的军爷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趾高气扬。他在部众簇拥下来到古槐下，看到这里浓荫匝地，感到凉风习习，便不想走了，于是翻身下马，躺到树下从农户抢来的一把摇椅上，呼呼大睡起来。马夫牵过他的马，想顺手拴到旁边的古槐上。树干粗，缰绳短，没法拴。马夫不知从哪弄来一根大铁钉，用铁锤好一番敲打才钉进了树干中，露出半截，拴住了缰绳。

他们在村里多日，百姓苦不堪言。队伍开拔时，在古槐下集结，惊飞了树上的鸟雀。马夫从古槐上解下缰绳，牵马来到军爷面前。军爷有气无力地上马，斜眼瞅了瞅树干上的拴马钉，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走！”这群乌合之众扬长而去，身后留下一团团尘土，还有古槐上的一颗拴马钉。

未割完的古槐，搁置几年后，父亲请来木工，费了好大劲才把铁钉拔出，然后手持铁锯将树切割完，收获了几十块宽厚的木板，后来都派上了用场。

那年，四姑家中盖房，正缺做门窗的木材，我家“赞助”了几块成色好的木板，解了燃眉之急。不想三四年后，竟有了大用处。一天，四姑父兴冲冲地跑到我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战争史诗影片《大决战》，他们正帮制片厂四处征集老物件等相关道具，其中需要木板若

拴马钉

□李守亭

干。于是，我家剩下的那些槐木板，连同从家中搜罗的蓝印花布、风箱、扁担、布袋等，一起被送到附近村的道具采购处，换回了一点费用。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被冷落的槐木板和老物件派上了新用场，成为这部大片中默默无闻的“小角色”。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古树名木是森林资源的瑰宝，是大自然和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近年来，随着对生态环境的愈加重视，对古树名木的保护也在不断加强，当地持续开展古树名木抢救复壮、古树侵害专项整治行动和古树名木认捐活动，拯救了国槐、银杏、侧柏等一批古树名木，还打造古树公园，讲述“古树故事”，让社会各界共同保护古树名木。

拴马钉的历史已然远去，但我家的古槐，其实并未远去。在我心中，它永远是那般绿叶婆娑的样子。